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七卷 平定兩廣

吳元年，元至正二十七年也。二月甲子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、左丞周德興、張彬率武昌、荊州、潭、岳等衛軍，由湖廣取廣西。諭璟等曰：「南方之人皆入版圖，惟淮北、山東尚未寧一，兩廣、八閩尚未歸附。已命丞相徐達、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，平章胡廷美分道南征，以取八閩，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取廣東。故命爾等率荊、湘之眾進取廣西，兩軍合勢，何征不克。爾其務靖亂止暴，使遠人畏服，毋替予命！」璟等頓首出。太祖洪武元年正月乙亥，楊璟等進兵攻永州，元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，逆擊，敗之，進逼永城。守將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，又敗之獲其將王鑿。祖勝斂兵入城固守。元兵復自廣西來援，駐東鄉，倚湘水列七營，軍容甚盛。璟遣指揮袁子明擊敗之，獲其萬戶丁武等千餘人。

二月癸卯，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為副將軍，由海道取廣東。上諭永忠等曰：「王者之師，順天應人，以除暴亂。朕昔平定武昌，荊、湘諸郡望風款附。常遇春克贛州，南安、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。此無他，師出以律，人心悅服故也。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，彼此割據，民困久矣。彼聞八閩不守，湖、湘已平，中心震懼。若先遣人宣佈威德，以招徠之，必有歸款迎降者。如其拒命，然後舉兵，扼其險要，絕其聲援。聞廣東要地，惟在廣州。廣州既下，則循海諸郡可傳檄而定。海南海北，以次招徠，留兵鎮守。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。肅清南服，在此一舉。」

癸丑，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。先是，既克寶慶，復為陳友諒將周文貴所陷至是，廷進兵茱萸灘，賊眾千餘，據險拒戰，廷擊敗之，文貴遁，遂復寶慶。

壬戌，敕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等帥師會廖永忠征廣東。上諭仲亨等曰：「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，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。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搗德慶。三方進兵，為犄角之勢，舉無不克。廣東既下，合兵取廣西先聲既振，勢如破竹，但當撫輯生民，毋縱殺掠。」

三月，楊璟遣左丞周德興、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。

王申，我師克全州元平章阿思蘭遁去。道州莫友遜、寧遠州李文卿、藍山縣黎元帥相繼降。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取廣東，元左丞何真降。先是，嶺海騷動，真固保鄉里。邑人王成、陳仲玉構亂，真請於行省，舉義兵除之，擒仲玉以歸。成築砦自固，圍之久不下。真募人能縛成者，予鈔千石。於是成僕縛成以出。真笑謂曰：「公奈何養虎自貽患！」成慚。僕求賞，真如數予之。使人具湯鑊車上，成懼，以為將烹已也。真乃縛僕於上，促烹之。使數人鳴鉦，督僕妻炊火。僕一號，則群應之，曰：「四境有如僕縛王者，視此！」於是人具服，以為光武待蒼頭子密，不能及也，競歸之。遂並有循、惠二州，授惠州路通判。尋以真為參政，遷右丞，嶺表民賴以安。或陳符瑞，勸為尉佗計者，輒斥絕之。初，廖永忠駐福州，遣人以書諭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，略曰：「乃者元君失馴，天下土崩豪傑之士，乘時而起。分割州郡，竊據疆土。或假元號令，或自擅兵威，暴徵橫斂，蠶食一方。生民塗炭，可謂極矣。今天子受天明命，肇造區夏，江、漢既已底定，閩、越又皆帖服，中原之地，相繼削平，惟兩廣僻在遐方，未沾聖化。予受命南征，順者撫綏，逆者誅殛。恐足下未悟，輒先走一介之使相告，足下其留意焉。」至是，永忠等至潮州，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印章，籍所部郡縣戶口、甲兵、錢穀，奉表歸附。上嘉其保境息民，視漢、唐竇融、李續等，特召乘傳來朝。

丙戌，平章楊璟遣兵攻武岡州，元守將曾權舉城降。

四月朔辛丑，廖永忠等師至東莞，何真率官屬迎見。進次虎頭關，元將盧左丞、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，遂入廣州。陸仲亨率兵下英德、清遠、連江、連州、肇慶等郡縣。辛丑，進克德慶路，元守將張鵬程棄城遁。按何真，東莞人，常為淡水場管勾。元末，嶺南盜讎起，剽掠真鄉，真結豪民保障。及亂兵據惠州，真率眾復之，以功授惠州路通判，升宣慰司都元帥。時南海寇邵宗愚陷廣州，真又擊走之。元立江西分省於廣東，以真為參政，又升右丞，遂據有廣東諸州郡。至是始降。

乙卯，廖永忠擒廣州偽參政邵宗愚等，誅之。時宗愚據三山寨，遣人納降，而遷延不至。永忠知其詐，下令往攻。夜二鼓，發兵抵其寨，詰旦破之，獲宗愚，斬於市。分捕新會黃彬、河源曹文昌、汲州廖仁、南海麥康祖等，皆誅之。

何真入朝，賜宴，並白金千兩，文綺紗羅綾緞各百疋，將校分賜有差。諭之曰：「天下紛紛，所謂豪傑有三：易亂為治者，上也；保民達變，識所歸者，次也；負固偷安，毒流生民，身死不悔，斯不足論矣。頃者，師臨閩、越，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，民庶安堵，可謂識時達變。」授真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。

楊璟圍永州，久不下，命指揮海洋等築壘困之。復造浮橋於西江上，練習軍士，示以必克。至是，食盡力窮，守將鄧祖勝仰藥死，參政張子賢等猶率眾拒守。百戶夏升繼城詣璟降，因言祖勝死狀。夜三鼓，璟督兵四面攻之，胡海洋等踰城入，子賢復率眾巷戰。天明，眾潰，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俱就執，獲其全城土馬，璟調衡州衛指揮同知丁玉守之。於是來陽等州皆遣人降。

五月己卯，征南將軍廖永忠、參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，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。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、張翔以便宣行事入廣西，行次藤州，永忠兵適至，募兵欲迎戰，民無應者。既而藤州守吳鏞出降，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。亮祖勒兵追之，普顏帖木兒戰沒，張翔赴水死。亮祖駐兵藤州。

甲午，朱亮祖引兵至容州，同知明普化及普寧縣達魯花赤間買等迎降。朱亮祖師次貴州，元鬱林州知州張那海迎降。

六月甲辰，元海南、海北道元帥羅福等及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等，俱遣使降。

王戌，克靖江路。先是，周德興克全州，即分兵柵據靖江險要，絕其聲援。璟既克永州，遂引兵抵靖江城下，屯於北關。參政張彬屯西關。朱亮祖亦帥師自廣東來會，屯於東門象鼻山下。攻城二旬不克。璟語諸將曰：「彼所恃者，西城濠水耳。當先取關口關，決其堤岸，則破之必矣。」諸將曰：「諾。」明日，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關口關，殺守堤兵，決堤，濠水涸，因築土堤，近與城接，以通士卒。遂克其北門月城，又克其北門水隘，斬獲百餘人。復攻其西門，不利。相持凡兩閱月，攻圍益力。也兒吉尼勢窮蹙，驅兵南門出戰，指揮胡海擊敗之，獲其萬戶皮彥高、楊天壽等。璟因使彥高陰構其總制張榮。榮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璟營，期以是夜降。既二鼓，觀繼城出，見璟，備言城中積貯空虛，人無鬥志，可立取狀。璟乃給白皮帽百餘，俾歸為識，約四鼓，從賓賢門入。至期，璟命諸將率眾進，也兒吉尼聞變，倉卒走，追至城東伏波門，執之。初，張彬始攻城，為守者所詬，恚曰：「城破，當悉屠之。」比克城，璟懼其縱殺，下令曰：「殺人者死！」彬乃止，眾心遂安。

戊辰，廖永忠進兵南寧，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等遣使降。永忠悉收諸司印章，命真守其城，送咬住等赴京師。

七月己巳，廣西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、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，遣使齎印章詣平章楊璟降。元平章阿思蘭自全州之敗，率餘眾退保象州。廖永忠遣指揮耿天璧等討之。師至賓州境，阿思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，天璧擊敗之。阿思蘭窮迫，乃遣其子僧保來納款。

戊子，遂自帥所部詣永忠降，獻其銀印三，銅印三，金牌五。

丁酉，元彬州守將左丞楊以誠詣平章楊璟營降。廣西悉平，楊璟等自靖江振旅還。

二年二月，詔改慶遠府為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。湖廣行省臣言：「慶遠地接八番溪洞，所轄南丹、宜山等處，宋、元皆用其土酋為安撫使。大兵下廣西，安撫使莫天祐首來款附，宜錄用以統其民，則蠻情易服，守兵可減。」上從之，以天祐為安撫司同知。

三月癸亥，置廣西行省。初，廣西隸湖廣，至是時置行省。

九月戊午，征南將軍廖永忠、副將軍朱亮祖還京師。

冬□一月丙午，遣中書照磨蘭以權齋詔往諭廣西左、右兩江溪洞官民曰：「朕惟武功以定天下，文教以化遠人，此古先哲王威德並施，遐邇咸服者也。眷茲兩廣，地邊南徼，風俗質樸，自唐、宋以來，黃、岑二氏代居其間，世亂則保境土，世治則修職貢，良由審時知幾，故保世滋大。頃者朕命將南征，八閩克清，兩廣平定，爾等不煩師旅，奉印來歸，向慕之誠，良足嘉尚。今特遣使往諭，爾其克慎乃心，益懋厥職，宣佈朕意，以安居民。」

谷應泰曰：

吳元年，太祖命平章楊璟由湖廣取廣西，又命征南將軍廖永忠由閩之海道取廣東，兩路進師，克期同發，趨之如猛獸驚鳥，迫不及待者，蓋亦乘新勝之威，振發蒙之勢者也。夷考其時，淮北、山東曾無經略，秦、晉、關、陝尚懸度外，止徐達一軍由淮入河，長驅北伐耳。夫咸陽建瓴百二，非止珠崖、銅柱之險也；中州沃野千里，不特桂林、象郡之饒也；三晉兵馬莫強，又不止尉佗之夷風，番禺之敝俗也。乃太祖不並力中原，而分兵南徼，不急爭隴府，而先事蠻方，緩急之數，得毋出於下策乎？而予以為不然也。

方其時，元人地大力全，雖遣上將，未窺虛實，合眾叩關，計需歲月。而江南之地，漢、吳、閩三方並沒，所向無前，粵服先聲，畏之如虎，更若一矢加遺，即可傳檄而定。兵法云：「避實擊虛。」又云：「攻其瑕，則堅者瑕。」於是由武岡入者，皆長鬣之精騎，從海道入者，下樓船以濟師，而又以陸仲亨一軍出贛踰嶺，批吭搗虛，雖淮陰之用兵出奇，岳侯之神算料敵，不是過也。究之楊璟戰功，止全、永二州，廖永忠戰績，止三山一寨，而靖江不下，稍煩兩軍合圍旬月耳。其餘郡縣，無不開門納降，望風迎附。兵不血刃，而拱手得之者，則太祖之廟算長也。聞之孔明伐魏，先定南苗。秦國自強，首吞巴、蜀。蓋正向而爭天下者，殊恐人之議其後耳！況乎南方既定，兵力有餘，海上坐收，軍資尤盛。因而還師轉戰，掃滅上游，楊璟著唐州之功，永忠鼓夔門之捷，與徐達諸軍相為犄角，克奏蕩平。譬之光武悉定江、淮，然後一意隴、蜀；宋主先取兩川，然後專辦東南。所謂事形已濟，迎刃而解者也。至若元左丞何真者，拒自王之謀，全歸命之義，而太祖嘉其保境息民，與竇融、李績輩爭烈，嗚呼，不誣矣！